

羅山先生文集 八之十一

司

内閣文庫		和書
架	冊	
03	六〇七	
函		

(=三*)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32377
冊數	60 (5)
函號	205 127

共六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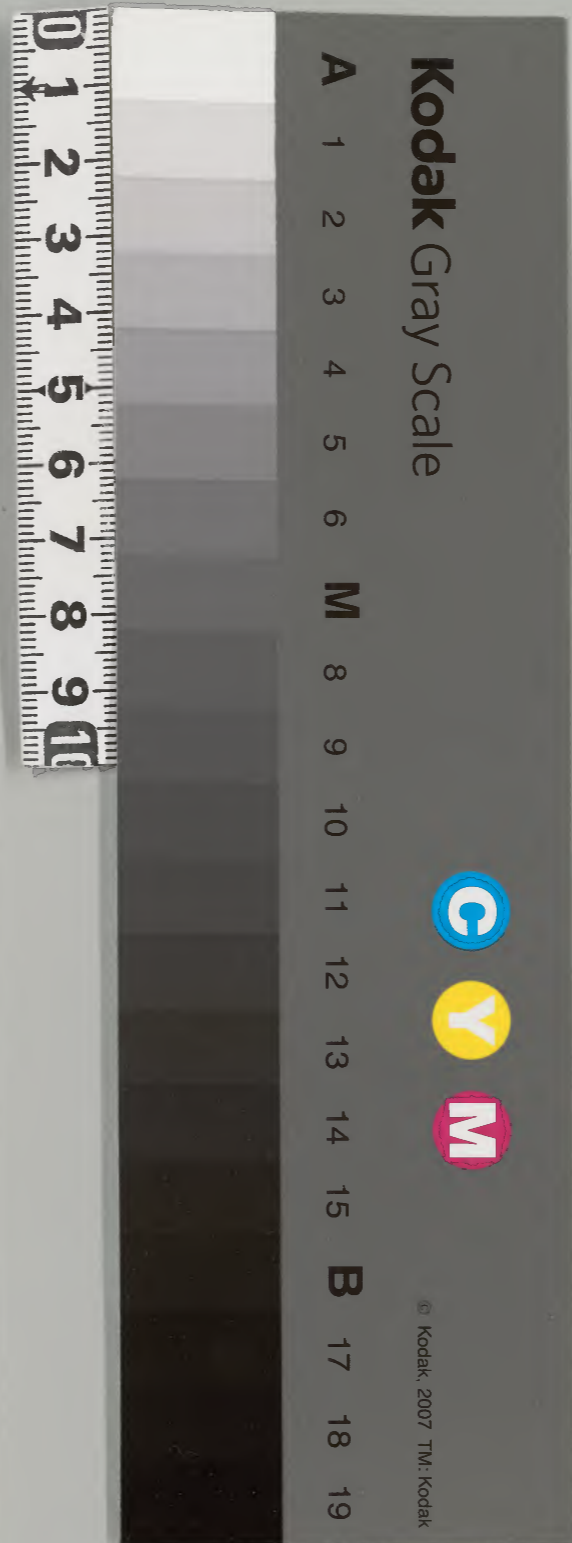


圖
424

山崎先生文集卷之七

書七

卷之七 品類

光緒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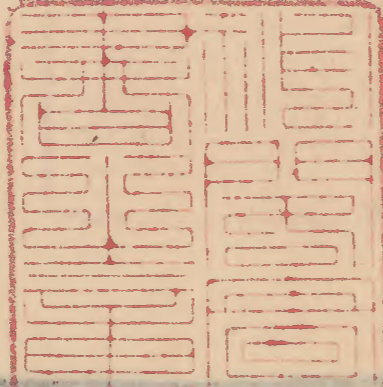
谷公于...

達州...

大坂...

示并...

奉...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八目錄

書七

奉水戸三品羽林君三篇

諱光國字德亮黃門賴房卿嫡子也

答松平越中守定綱

遠州懸河城主移城州淀城其後移濃州

大垣城又移勢州桑名城

示井上筑後守政重三篇

奉仕幕府補監察職常好讀易號舉比

堂

謝加藤氏朋友二篇三篇

一名潛字子默號敬義齋又稱勿齋

答休平致中書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八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八目録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八

書七

奉水戸三品羽林君慶安三年作



秋陽以曝徂暑猶溽恭惟尊候裕勝起居調適無
任規祝之至就承源敬公羨終之高文被許窺班
是惠來之辱也况命以被求拙批乎亦是惡感之
餘也古云至哀無文今哀慕之見於文者如此其
盛志之在言外深情之在繫表者可推知之不可
謂至哀無文乎樵夫何談王乎然古人有詢于芻

蘇山文集卷八
三二
羸老馬豈知途乎然仲父以認雪迹猶稱者寧知
易乎然伊川猶取其言今之芳問殆類是乎余頃
嬰微瘍腕不能運故數日遲怠雖似孤負冀莫被
罪復蒙催責聊應其旨不知謂何乎方今木葉待
微風與雍門之淚同飄零見之于此高文且源敬
公之識荊於余年久矣最覺淚之有從也不能不
哭而慟遂投老眇而批書傍以獻呈之再拜謹啓

孟秋上旬

又同年作

天上星期奇遇既然人間世事嘉儀亦宜伏惟台
候平安鼻茵和諧慶之有餘言之不足嚮在
府內幸得邂逅辱蒙近接疎起之至也就稟疇昔
所賜之瓊報薰讀不措幸復不輟其中改時字換
砥字之二句固可也盛意思以為可乎然則君之
虛心容納譬諸子房之說漢祖如以石投水余何
塞言路乎他日推此心為政以聞善言而從之延
及于闔國則豈唯文字言語之改正而已哉其遠
者大者可以嘉矣且示余以千歲之子雲豈一時

之知已哉余不敏白首紛如雅無屈賈之才雖然
常有莫吾知之歎又無其效之勞然不能無千歲
合符之志吁身已衰矣志之衰不衰未可知也君
髻齡馳馬擊劍誠是將種累洽之美事也未弱冠
讀書屬文亦是雖楠鼻磨墨何以加焉可謂總文
武者乎况今追悼源敬公製之誄以彰其餘哀惟
夫愛可敬敬可敬哀可哀惜可惜不亦仁乎於是
益知其恩之可及百姓也中華之詞人才子有誄
若干篇我朝諸儒博士唯有誄名而未見其辭

蓋想君之所製殆是權輿乎余病餘困頓意不盡
言併附他日拜床下而已殘暑酷吏須涼風一力
以慶之為道為國自愛珍畜再拜謹白

尾陽亞相源義直字敬今茲五月七日逝去
羽林之伯父也故作誄吊之書中及此

又

間者被枉專對辱賜華牋盥展漱讀文章之美不
易言也就承所獻呈玉字說獲備英覽即蒙許納
駑鈍之語愚意之幸不圖如此之徽音入裡耳也

疎起之至也特賜時服三領美酒朋樽嘉肴滿筵而蒙慶貺之旨敬而拜戴之衣以御冬以稱身而鶉結如得龍衮唯恐不耐焉酒以合歡予小戶也然慕文公微醺之萬一乎肴以譬學道之腴庶乎識旨味而不可入脊皮裏感荷厚庇曼曼謝焉既報專對想早達否一二日受命有作文字官事毋監以故詣以奉謝殆似鬱臯許以不罪幸甚邇日跋赤脚以白之恐想頓顙謹言孟冬間月念莫君字德亮先生作其說書中及此

答松平越中守定綱元和五年作

去月廿六日之芳柬一昨日隨手裏拜讀再三不備對語滿悅不些些時玄細單服一領縹緗衣一領伏蒙嘉惠厚意不可言也謝忱表於詞外可謂服之無斃矣就兼公務之暇有志於欲養浩然之氣云云盛意可觀焉天味喪斯文歟否黜以必勝為主舍以無懼為主孟子以集義為主曾子以縮宿為主聖人以不疚為主共難以不動意然黜舍者血氣也孔曾孟者仁義也非襲義也集義也者

久之則未覺其氣自盛大流行而與天地侔也是
所期公蓋如此取夫士雖不忘山林而居廟堂之
間立朝廷之上憂君憂民古人有行之者也舜之
居於深山與館于貳室其心豈一哉又有不伊呂
不巢許者白香山謂之達人然與夫回流金汚相
似者乎又有一等人自言拉巢由然責其潔清者
披師子皮作野犴鳴是可憎也又有一等人自言
世皆濁我獨不濁近時味之見也設使有之乃為
方外然於陵之蚋而亂人之太倫則不足云也如

余者與草木同朽與瓦石齊棄天地間一廢人也
圓鑿方枘不遇於時齟齬數奇偶爾逢人如無譯
而問輦語也獨憑檣梧對黃卷時時點朱于紫陽
通鑑殆將終編頃口授鄒國公七篇予初學又有
入問兵因以十一家注孫子而教授焉所欲奉告
枉閣之只專以養氣之功日煉年鍛一粒金丹為
大陽是余之所奉期公也餘何言哉正堅有肯構
之營云云珍重珍重所規祝萬萬矣是冬也得賜
休暇而旋鄉必執謁于高館了信宿之清話取緒

餘附享音

頃間定綱為遠川懸河城主 先生京師往還過焉
在東武時亦通信音也正堅者其書生也

示并上筑後守政重

○以下五篇
年号不詳

夫易者不易言也而以象而言之象者圖也自河
圖出而有八卦因重之為六十四故易之興也不
由圖乎人皆所知也古今言易者多獨邵子得先
天後天之旨繼而能言者朱子也於是撰易學啓
蒙而圖以表之說以解之因推知象數而寓理于

其間也考諸邵朱之書可以見而已我聞易有反
有對乾坤坎離是反艮兌震巽是對乾坤坎離倒
轉亦只是四卦艮兌震巽倒轉則為中孚頤小過
大過其餘皆是對卦又聞易數皆六十三三十六對
二十四三十二對二十八皆六十也是上下篇序
卦多少均數之義也雖十申十二辰湊到六十鐘
律以五聲十二律積為六十則天地之數皆至六
十為節可以知焉是易之變通於萬理者乎若或
牽強附會陷于術數則為京房管輅郭璞之流不

可不戒也方今并坑牧官暇之日見易于臯比堂
乃取序卦分注朱子之說又披他書之及此者久
之作一圓圖其正對反對之不悖方圓逆順之相
協天道人事之交感一歲每月十二卦之配合義
畫文著天地水火之不改居皆在其中曲直銳平
長短豎橫亦在其中上下內外經緯隅維前後次
序千變萬化之象亦在其中若推廣之何適而不
周遍哉且夫自春至冬有節序自建寅至建丑有
始終然一氣之運行如環無端不亦圓乎乾有四

德而貞元之間不容髮有生不生之妙則基于
乾坤終於既未不亦圓乎嗚呼易豈外求哉一身
一天地也一理一太極也故曰易有太極周子畫
之以爲一圓九謂萬物者五行之變化也五行一
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此理之所在則象數在焉
形容之者圖也易之不易言猶如心之不能繪也
畫其難繪之心亦在圖乎坑牧之用心之勤苦蓋
如此歟可以嘉焉今屢請余校正然參之啓蒙及
易圖說暨楊時喬古今文章演圖書編未可以加

焉余何言哉譙定學象數于郭曩氏表滋有所得
于賈晉翁不知其所得爲何語也筑牧以吾儕爲
郭曩晉翁之輩乎吾豈敢哉唯恐不能答之以一
倍數而厚顏於程子昔聖人讀之韋編三絕故蘇
軾欲以犀革編之以其道之深而理之無窮也而
况於吾儕乎縱可以無大過而不可免悔吝歟亦
是余之所慙也若夫大易圖象隱蓋朱子所感慨
也其所隱者今或出此圖以顯之則亦有所感起
爾若謂畫前元有易而容易之則非知圖者也耶

又

頃柱羨周易序卦之露抄披之則引易大全并易
古今文及易綸等似剽掠而不剽掠乎感刻感刻
吾聞孔子晚讀易韋編三絕其所好所熟可知焉
夫以聖人之生知尚如此其深與千歲之下奚容
吻哉且其作十翼悉皆讚易道者也序卦居其二
焉唐孔氏爲八論聊述重卦之異同雖然犧皇八
卦之時六十四卦既備矣文王周公所繫孔子所
序皆率由之於是此道明而此道行矣然能知者

不多趙宋程子邵子朱子得其旨而後逢振之徒
衆說間出者補翼之者有非忤者有混殺者有拘
數者若見地不堅濼泊不定則爲衆說被眩動爲
異同被迷亂終日讀周易而不周易者蓋有之乎
今見序卦其曰天地則乾坤也其餘卦名皆在焉
而唯曰男女夫婦不曰咸感之一字即是男女也
男女者人倫之本也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倫皆
出自此也人倫中自有易人心中自有易不可須
臾離也故一畫八畫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乃

至千萬爻亦一太極也邵子曰心謂之太極朱子
曰太極者理也豈外求哉昧者不知之則不周易
者乎故無恒心則不占而已不識以爲如何方今
程朱并邵子遺編舉世滿架况又所希有之古今
文易論之屬排牙籤乎此等雜博亦可以涉獵
可以參考歟但恐其異說之未歸一而已此露抄
不然嗜好之所及而非剽掠之所勦不亦可乎昔
東坡韋編三絕猶然則須以犀革編其熟讀是何
書乎况其聖經乎誠終身之學也吁吾老矣足下猶

尚壯矣交友之道若有所新得則必俟再告惟幸

又

就來問糴知其有觀象玩辭之志乎可以嘉乎曰
聊撥之羲皇之初畫一奇一耦理氣象數在其中
動靜之理陰陽之氣天地之象兩參之數無不悉
備文王演之時唯言其象至周公曰九曰六曰初
曰上言初則兼終言上則兼下所以釋一卦六爻
也孔子兼三聖作十翼獨於乾坤有文言其九三
君子乾乾即是天行健自強不息故文言申之曰

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
也先儒釋之以為真實無妄也夫天地古今之間
無不一于誠大而天覆地載陽舒陰慘日東出西
沒曾不出入于南北水之就下火之就燥晝明夜
幽寒來暑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小而一草一木
一禽一蟲各有其理故子思以鳶飛魚躍示人奧
緊於人言之君臣之義父子之親男女之別長幼
之序朋友之交皆無不實理於身言之目見而不
能聞耳聞而不能見手持而不能步足行而不能

持是其較然者也如此之類不違勝計何容一毫
之虛偽于其間乎天之運行健而不息所謂乾乾
者所以不息也聖人體之與天同德故子思以至
誠爲至聖真實無妄渾然一理是聖人之心也以
生生不息見天地之心以中和見聖人之心是至
誠之妙而於動處而顯者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
之者莫如敬有誠則有敬篤敬者所以存其誠也
聖人之教人雖不倦而各有其序故告顏淵以克
己復禮者所以誠仁不_レ一也告仲弓以敬者所以

久而誠矣也孔子之一貫者渾然一理之誠也曾
子之忠恕者是敬其身也故有天道有地道有人
道其於乾言誠者天之道而聖人之心也於坤言
敬者地之道而聖人之義也故曰敬義立而德不
孤三才之理本一則學聖人者於誠敬何不致思
乎誠敬在己則萬物皆備於我何樂加焉且觀纏
言敬字則敬者欽也此一字書經開卷第一義而
述帝堯之德者也爾來詩書執禮說君子之言行
而言敬尤多今聊摘論語大學中庸記其一二曰

敬事而信曰居敬而行簡曰執事敬曰修己以敬
曰事思敬曰祭思敬曰敬止曰齊莊中正足以有
敬曰君子不動而敬如此之類不勝紙筆世俗唯
以爲尋常禮接之言故程子曰秦漢以來之人無
知敬字者其說曰整齊嚴肅曰主一無適其門弟
謝上蔡云敬是惺惺法尹彥明云此心收斂不容
一物朱子載此語于太學或問且曰敬者一心之
主宰萬事之根本也此等共是非誠乎誠須考朱
子書余何畫蛇足乎凡讀易者不見程朱之傳義

則不能解經之旨不讀彖多則不能窺羲皇之心
彖多簡古深奧况羲畫乎所恨不擊開混沌之窳
也雖然學者若知數在理中則程子之心可得而
見乎漢興雖有數家易而其書不傳獨鄭玄註易
說象其說又不行王弼說義而不取象故謂乾何
必龍哉唯健而已坤何必牛哉唯順而已且言位
不言數然而大體與老子同註漸隔虛無故程朱
抹之邵康節說易專論數後世言數者多本于康
節雖朱子猶兼存之天下不有邵朱之天資博聞

而專欲言之唯恐徒費精神勞而無功與撚念珠
算黑豆者同日之談乎况至如易者賣卜者之流
弊為誣惑乎余亦自警焉雖然數學果何可廢乎
有理則自有氣有象有數故說卦曰窮理以至於
命可不思乎來問之所言雖非無意余恐其言煩
冗混雜分疎不下也庶幾再枉來問使吾無大適
則惟幸政重 公務之暇好讀易 此三篇其所以問

謝加藤氏朋友

寄賜甜瓜一筐即削即喫消暑之味何以加之誠

而有餘雖安期生之棗亦不可避之豈翅滋煩歎
而已哉長生久視復在此一味歎厚意不謝事事

春德可啓焉閏六月十四日

又

辱枉手教薰誦再三不隔晤語欣慰欣慰特堅魚
醢一盞惠來厚荷款重謝而有餘疇昔春德應嘉
招每每芳情今更不知所謝也貴邊彌安泰起居
裕勝至祝至祝若拙被逼大寒鼻涕再發靈堅壠
中小瘍迫辱此間傳藥養治不怠昨日今日頗得

小效莫被勞退想惟幸雖老病後讀書處處塗丹
及夜更只送晝夜時時瞻戀不少焉卧内涉筆莫
乘歆斜餘附面稟 借月十一日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八終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九目錄
書八

示母弟永嘉

號東舟子稱樗墩履歷講碑銘

與江宗裕

洛人葉醫任東武號本菴

與藤井玄澄三篇

兼學儒醫仕水戸黃門

與松野保高三篇

字子山稱長太郎仕松平下總守清匡
與根岸氏

土井大炊頭利勝筆吏也

答國島康之

初稱柴島氏稱傳七郎與保高為同僚

答人見卜幽

一名一字道生洛人來東武仕水戶黃門

與和田宗久二篇

字子成洛人為田玄之門生後來東武仕

脇坂淡路守安元

與汪德夏四篇

大明國邊鄙賤者也流落來東武餽於脇

坂淡路守以寫書為業頗知文字

送藤廣賢

烏丸亞相光廣卿庶子也陪仕尊敬法親

王在東叡山

與辻了的四篇

洛人東來仕水戶黃門

與黑澤弘忠

家業相馬掌從其兄定幸往還與州

與人見友元二篇

法印元德長子也卜幽其伯父也一姓金

名節字伯義義或作毅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九

書八

示母弟永喜 寬永元年作

孟宗之笥為熊乍來厚意不較此子多多有餘情

雖昔之涓畝在胸中者不能過之拙之饒饒在斯

乎即今和蓼而齒牙有風味平晚來歎明白歎所

謝附面布忽起幸予早早涉筆

與江宗務 元和八年作

比來不接眉字想救瘳多事也有奇疾否奈何即

今存雜淵源錄二冊還投焉誓留有日鴻麻不步
謝之有餘緒餘附函稟不宣

與藤井玄澄元和八年作

早恙昨日求養巴藥注之耳中今夜黃汁出而痛
止勿以勞慮爲幸鬱雨冥冥一來助話柄乎且又
漢書校讎十許葉所願也奈何

又同年作

生平魚一枚惠來范甯拂塵雖爲陸生擊鮮不過
旃以謝焉風味不爽口多可多可昨日蒼皇而還

如何哉羅觀附函既不一

又同年作

前時惠來喜氣津津瞥爾蚤出猶耐送觀且又賦
香薰一貼可以蕩滌途之暈不翅鎡金鼓壁就中
拙之微恙藉刀圭之力已茵裕勝得以赴二荒山
謝而有餘燈下布字併附棗龜之日而已此一柬
達諸安右京兆惟幸且傳語于香西氏莫忘焉又
惟幸

與松野保高元和九年作

傲屋府下同閑無事珍重然毋使白丁在十爲往還雜
還タラ是編戶之所厭也唯向烏皮對青燈讀誦是務
惟可也二子在奕秋門而勿欲射鴻鵠豈不思之
哉若談遊學而從事於佚遊不擇水醴之接徒送
日月流連光陰則歲不我與雖悔何及不可不勸
也血氣未定圭角未消所謂菱角出來也自今益
進不已則雖茨頭圓成不遠也耶智益賢益賢
必勿首足勿自張勿謂人不若己如良馬見鞭影
而行愈進愈壯仰止行止勿廢於半途勿使人曰

汝畫惟我所期也若否則辜負太守之盛意而我
輩爲養魚千里之盆池乎不識謂何哉后漢書標
書欲勞手書即時一來幸幸傳言於傳七生其亦
以是語之相共講磨濡染彼此有益歟如何如何

又 寬永元年作

昔吉備公讀野馬臺詩野相公亦讀之或得神助
或認蛛迹此事雖不知有無而我朝齊東野人之
所傳述者口焉不絕近代於僧中圓月德濟甄伶
側月入元國時或人念讀曹茂王碑月能得讀之

澹在阿波時欠大般若數卷若諸補書焉叢林以
爲美談頃子背八句詩數首於一覽再誦之後而
誦寫之又昨見所未嘗見之織錦璇璣圖而目擊
以獲讀焉不亦奇乎此圖載於事林廣記初讀者
標圈子於發題眉絲絲於行次而脈絡烏絲欄楸
通之今子不依神助不待絲絡熟視而克讀如舊
相識時在余側者甚奇焉昔茶中卽以手探曹娥
碑而讀焉以今見之則有信矣又古舉進士者背
誦五經其卷其紙數葉者列在有司以今思之則

亦有信矣以若是之伶俐而愈勸益勵而進進不
已則不太幸乎况又其志在儒門乎我老矣四十
其上二歲雖強仕然目昏齒痛吁我老矣子其勉
哉勿以聰明爲太甚勿以智爲鑿矣惟幸幸

又 寬永三年作

問者夕托足下之先容謝太守了卽時獲賜回報
殷勤之厚也一喜一慰於是在焉拙微恙飲刀圭
今且小驗想可逐時而快哉昨昏足下手書到碩
也問余疾盼睐之意足以感刻拙恙非它只是河

魚為崇可足下一來則為山鞠窮歎為麥翹歎如

何待之所遺於東舟之回書速以投之彼所謝亦

如余也云碩也者春碩也

碩也者春碩也
與根岸氏同年作

前况被騁一价厚意多謝多謝余偶嬰河魚之病

匕茵不佳不能登營中以故不獲應今且之招

遺恨萬萬頃荷足下之惠者數回感佩不謝余自

疇昔就服藥想有效驗勿勞遐想他日以足下之

先容執謁於高館卧中布字以謝曼乙併附百展

不宣

答國島康之寬永十五年十二月

疇昔手書恰似百譚目下之慰固可怡悅其言堅

春未到門墜甚深且言見我已為艾老之驪儒而

雖歎焉然與小兒輩相通書問而喜非無後我何

不感激豈意生雖為光庭游楊奈世無兩程何哉

臘白之瑞有遺蝗入地宿麥連雲之慶則不亦奇

乎小兒輩開孫康窓外蘇仙堂非世間流連風景

之比也我白首紛紛共六花一色自愧坐上未得

春風之貫四時也且愧怕栗烈圍紅爐猶凍梨顆
顆肌粟點點未能消顏子之一點也我口含太公
之齒而非其人我顏借靈均之色而無其才然則
今日之吾非昔日之我歟生離群索居久而復來
今見我而驚固宜若非愛我之深者不如是也豈
不感激哉雖然未及懸軍尚不俟駕故入營門
則鞠躬如也不以為念乎會臬司則吾猶人也未
必無訟乎接人講書而不為倦也對友戲謔而不
為戾也日鏡如水毋借鏡然猶見黑黚烏皮有膏

油繼晷而常聞華鯨子姪侍坐則我雖有念館之
愛彼既有趨庭之孝如此不知日之暮不覺夜之
永年彌高未為老雖然只恐生斯世未能朝聞道
也是我之憂也何憂老乎老大衰白者人之所不
免也少年不努力後必徒傷悲以我思之生為如
之何哉况今無有志者乎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我聞頃數日來小兒輩與生遊詩筒是元白遺風
也勤而不已他日遊歷倒之歟然我所期者不在
元白而在思無邪而已筆如冰箸不易下字

答人見卜幽

手束惠來特副以新茗一壺就密足下碾之則玉
塵飛擊之則瓊液清感荷不輕縮宇縣之地於陋
室何別求顧渚雙井之遠哉時惟三伏煩歎惱人
喚茶為滌煩子豈亦待玉川清風哉多謝有餘且
所請如此茶二竹乃熊掌也足下招浮梁商而取
之被寄惟幸惟幸勿使彼商來於我廬只盛于楮
袋可也併附面布不宣

與和田宗九

昨日杏路來訊以花行之故不面接遺憾不數殘
菊一絕今日一覽甚有吟興淵明不得見見黃花
則可也古人已有此意子今如斯言不為不可期
其有終乎勉焉入前度所話綱目史記賣書一件
以子意說之太子則可乎二三日之間仕暇重讀
以埃之不悉

又

一封入手審動止清勝欣甚又獲新詩一篇
頗慰眼前韞子燈火稍親簡編卷舒所以勸符學

也真景元以學庸消長日所以學學不倦也今子
如此詩幽鬱無聊何哉忠信篤敬雖蠻貊又行乎
如何吾頃時氣鼻涕啖啖不恒充倦裁書卧内強
答故用此餘緒忽忽

與汪德夏

寬永十五年作○時德夏從胎淡歎在駿府

卧内涉筆後德夏書茲獲士嶺雪吹送一片朵雲
我豈冷規哉生也侍五馬於駿壘從事于筆硯之
間以故聞我有弟喪而不能適我不得曰比也而
和薤露并序以吊慰我其意如何哉不可以謝且諭

哉吁今我失天倫之樂事遺友示之餘愛欲寫一
家骨内之情爭禁鴛原將對二蘇風雨之床誰憐
雁影老而子立慵而呆坐雖然死生有命子夏豈
欺我哉古今常也曷為踰越于禮乎來書謂勿以
死戚而傷生情誠有其理既聖得知之勿勞遐想
吾聞悲至悲莫悲於生別離方今也生自異邦遠
落本邦則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以為如何
哉雖然其比生還父子相見兄弟無故妻帑無儀
不可知也則再遇終合如泉阿到延乎津似玄都

桃花不改于前度亦未可知也然則生別之悲不
若死別之悲終天永絕而不可復逢者乎烏厚惻
惻之哀春聲之歎不識謂何哉王氏之童子纔十
餘歲尚云老當益壯窮且益堅今我雖顏之厚也
然何無其意哉雖老將至也而豈可自棄哉努力
爲善垂統爲所繼也成之與不成我豈敢哉是以
教授子姪提持鉛黥詰齒落于香山訪頭童於昌
黎焉知老及矣論臺嗟時維孟冬落葉滿庭古人
以撿書改正譬掃葉又落於是燒葉爐中有宿火

撥灰得陰何則一詩一筆掃來而復撿葉不能自
已是我之所爲也若夫大人君子之所爲者在其
人耶且諺曰人生若得相知意何處風煙不故鄉
生也以爲如何哉本邦異邦不可限此心則可以
慰悅先生良生無它否想像同席味堂二三子善
仕刺君可也傳報平安亦多可也歎疾蹙頰暗楮
草草

戊寅冬十月十日

又 同年作

去月月尾之小簡疇昔到于吾家塾展之乃知生
無恙多可多可就聞生聞吾歎疾之餘寒涕未止
而讀書不倦每夜參半或及于雞鳴於是以前書
要語爲无妄之藥謂我齡逾半百則非少壯之可
類也要頤頤神衛生以養元氣感刻感刻知生之
懇款不少也昔東漢世祖萬幾之暇見經書夜分
不寐太子諫以堯舜之道與喬松之術宋沉約終
夜孳孳學而不懈其母恐幼嬰疾病竊減繡晷之
膏油父子之情母子之心無貴無賤無彼無此其

相思之親切如此今也生以之說我我豈不動喜
容乎雖然昔仲尼之憤樂也不知老之將至程伊
川之威儀赫喧也人不堪其勞此獨自以爲無勞
伊川學仲尼者也吾亦所願學仲尼也然其所慎
者疾居其一豈不思之乎生來自異域與吾相接
日淺今又別隔山岳以一封之墨痕表寸心之丹
衷我見之則貴賤親疎雖不同亦是古人之心也
且聞生侍于太子之左右繕寫有日而無狂藥沉
酌之態以規以祝姑此不一

又寬永十
六年作

牛日之小牘昨日落手不為洪喬披如相看就知
東西兩地陽和一般且喜歲無恙春無恙太守無
恙花柳無恙啼鳥無恙汝亦無恙幸甚我亦無恙
而安隱云爾勿勞遠聲汝呵筆哉墨繕寫日幾行
所問在茲努力焉餘寒未退自愛不悉

又同共作

去月十六日之手簡達于座右慰于目下就審問

生無它無恙多可多可一別兩地隔年隔山雲遙
水遠每有懷望天之一方生勿忘東隅且吾亦夢
西嶺雪但想生伺候太守之門于駿府飲酒日幾
盃繕寫日幾紙莫使鴉墨汚書冊若油泥雲牋而
不將其肯可也酷吏之暑漸去故人之風新至秋
冬之交巡番之代其日不遠吾待太守之歸旆又
矣生從還回則面命有期而已生書中致意于向
陽右近云云二子喜之亦借吾言以報之官事味

建草草不一

右近者靖
小右指

送藤廣賢

人曰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景中有情然非所以期君也我曰水國秋風夜殊非遠別時情景俱到是所以較君也疇昔贈以詩今朝來豈別以茶之偶德干君而知君之眷眷于余也君元是青雲之客余亦雍州之產也方今奉教令往洛陽想像紫宸綠洞之內竹園椒房之邊違府蘭省之側所出入訪問有多日乎唯恨不能相共奮飛東台門外即天涯比至皇州既五十餘驛豈唯隔雁蕩

之雲而已哉所待未見落葉滿長安而先重陽早歸來則滕王閣上見離園之綠竹而動青顧之喜色余亦遠別之懷可以慰矣度幾莫忘馬背之詠吟輿中之閱書勉旃時維酷暑猶殘萬萬保齋

孟秋二十日

與迂了的

連日秋霖奈何增廬照鄰之嘆助杜拾遺之哀歎託錄即今返皇之并前後共无冊皆既還壁了拙夫父子之際雖可自捧持而行謝方今家有病者

故不及躬發定宜以此意稟于黃門君惟幸惟幸
候荷足下之唇吻而已且曷昔借進秀吉譜三冊
想早藉書寫手不傳語于下幽文亦請以之告焉
中秋之遊雖不宿諾然一年一回之奇夜不可空
過歎如何如何思焉

又

七十二家全套七十冊盛竊還之由足下先容見
所未見之書漢學者指東觀以為老氏藏室道家
蓬萊山以有入之所未見之異書故也羽林君亦

有東觀乎晉杜征南世稱武庫以無不有也余家
藏倭唐書且千部積籤累表收貯漸半百餘年雖
然今獲此書之被恩儼耐慰自癩癖不亦幸乎謝
而有餘彼李杜之精律亦出自六朝文字者往往
於此書而見之歎以足下舌借謝語達奉於君左
右是所冀也餘附面

又

以井氏之求之也故再請新到之書自乃入手而
達彼彼今早盛一甌還之我亦早還足下多謝也

述焉我平生於異書珍籍欲見之譬如好色者之
於南威西施歟然聞其名不見其貌若來自燕都
金陵則其實與名相稱乎近年皆來自福泉邊鄙
者大底書市良苦雜鬻而懸羊頭而賣狗肉則不
威也不施也果是登徒子之耽於歡瘠且疥者乎
亦孔醜也如何如何我家素貯數萬卷不欲他求
然考槃嗜讀書欲見所未見于東觀亦爲是也且
有新到者待再告耳

又

手柬并說郭五帖惠借怡悅不些謝而有餘且拙
本五帖還來獲被補書漫字多幸多幸三帖被留
於案下云云復所被告之冊數可點頭矣祇今出
納於書庫者他行比其歸出之而可遺之耳昨自
芳間暫時對話有殘念在兒輩亦云然拙自是老
來遊興少足下春風何處不堪行有詩乎有佳景
乎如何如何

與黑澤弘忠

塞垣之片鴻飛到座前見之則是機也葉驟之雙

鳥翫來目下伺之。不化鳥矣。鴻似對話喜氣津津。鳥如狩獲羽毛活活俱是荷惠不輕就聞足下起居佳裕惟幸惟幸問余恙尤知其為厚意風效未已且齒痛亦發白石源動貼者二欲落者一其餘齧上下似展而齧齧者有年矣方今一痛一痒手不停持楊枝口常有漱藥湯昔聞有年八十而再生牙者余性衰弱已落者不可復生縱如張蒼飲乳亦可憐哉然葉縣仙人所贈雙鳥豈其徒哉今夕齋辰也明且須嘗此饋最耐怡悅可以養老可

以延年可以煥溫我病軀更有何藥加之乎燈下布字勿訝歪斜

與人見友元

邇日不為辭若如賦采葛之詩少年之偷閑想像之耳考工記二冊還之感謝感謝於乎日月逝矣今方冬之日短讀書勿倦足下家多書惠子之五車玄晏之滿架李泌之牙籤不能過也徒流連風月學與年不共長成則奈他日何奈家嚴何所忠告則拙之素望也勿謂戶祝代庖人可也乎事事

附面布余咳疾服玄竹刀圭稍瘳其勞遐懷不悉
折柬入手欣幸鮮魚十箇惠來今朝可調味多謝
多謝厚情每每感荷之至也併附面稟而已不悉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九終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十目錄

書九

呈大統菴魯長老

號古澗以文字禪名于叢林先生幼童

時就問文字故雖仕官之後不失其禮也

九十七歲而寂世以為仙也

寄高野山僧勢譽號可中

魏文殊院往還京伏見駿府江戶勢譽嗣

曰應昌其嗣曰立詮

示樺來子三篇

洛外禪僧也嘗在東武

與紹倍藏主

先生異母弟也為僧在建仁寺號閑林

寄男山僧昭乘

號瀧本房又稱松華堂以書畫名于世

回酬金地院良長老

南禪寺官僧任僧錄司住東武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十

書九

呈大統庵替長老

信勝謹啓大統和尚猥下日之昨請猥下之次

因出所追憶英甫大禪師之香語以見示之且為

之句讀余謹聞命矣而不異馬耳之東風也於是

乎自請以卷而懷之歸而後拜閱至于再至于三

恰似望洋而向若想何為其然也以其文高深故

歟夫惟駢儷其語則得蒲室之法文字其禪則激

筠川之波加旃德死哀莫之詞起兼轉合之次寔
雖參寥北礪之輩不能絕也是豈非其高而深之
所致者乎昔者香山居士問詩解於老嫗詩者非
老嫗之所知也此香語之於余亦其類也然則所
謂馬風洋若之前言不誣昭晰矣雖然余讀之則
於大禪師不覺淚之下也嗚乎大禪師之靈亦將
有感於此香語漫奉呈鯉素伏乞點雌黃不宣

先生十三歲遊洛東山建仁寺寓居大統庵
數年故書式禮備

寄高野山僧勢譽

前宵應折簡之呼以往閑話及半夜焉疇昔之往
訪亦移時者有焉忽避世俗之塵埃而忘將歸者
乎所謂浮生半日閑今亦有之逃于空谷者喜從
然而矧於此日此處乎爲慰爲幸且夫內而論地
水火風之瑜儀則知金剛峯之高峻外而展詩歌
行吟之玉韻則慕白香山之體制嗚呼其蓋有貴
物之後乎加以以界而言之則胎金之部有分別
焉以字而說之則阿吽之義爲對訣也三粒芥子

以開薩埵之鐵塔一切草木皆耀大日之光輪其
相談而偶所及此者如此歟余謂儒家所云陰陽
五行與今所談相似而異者乎如何昔韓子與大
顛遇而留衣今也余之寄書不能及彼之萬一以
爲愧赧又如何今日登城否若然則以面相謝
耳時惟炎天如焚如蒸寓中之起居爲法爲衆萬
萬珍蓋不宜

腐香壹地毋哨千里之鵝毛惟幸

示樺來子 寬永二年作

官事母監有不俟駕之召申入而戍出逮歸環堵
而闔足下造詣在此雖同兄弟居似上王翰鄰故
姑憇息而欠申勿訝急覲之不克惟幸惟幸先之
以蜜薑烏芋烏芋者雖爲葛苳然非赤眉之所掘
也聊擬懶殘之所煨也薑者聖人所不撤者也而
神農之所收載也且又副以枯糍數枚以爲黃鳥
乎以爲婆餅焦乎我今出此三物足下考之禪本
草見其性氣則滋滋味乎味外之味乎嘗一變而
知一異則三物三味共爲餒乎天下之味與易牙

不異者天下之口相似故也足下必分淄澠哉我
口亦何爽哉今也秉燭迅筆以告之不宜
山有木工則剡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古之訓也
信也可善接焉

又同年作

近况不謁芝眉如芒刺在背也頗訝新喻盈笏室
待示喻者驚望不啻矣江湖上冊即今盛禩還之
比之於尋常之詩句則如嚼黃連如嘗苦膽與尋
常底豈只十倍味哉余碎破白石源者與老翁老

婆口相似乎早早不一

又寬永三年作元宵月
蝕樺來寄書與餅

間者歿一封赤牘十圍白餅荷嘉惠者多多任例
登府多時還圭竇以故裁謝遲急勿訝惟幸時
惟彼月而微以十枚之素餅補三五之黑蝕不亦
奇乎昔媯皇煉石補天千萬年後更不有若此之
手今老衲舉隻手補修月缺若使玉川再生則必
不作月蝕詩件件是余之以言而滑稽耳風來餅
餌香者華嚴頌教之法門也而此是如來禪耶若

在老衲面前言之則焦烘生色喫却了也白團那
赤肉團乎只有無位真人知恐恐不悉

與紹估藏主 寬永二年作

九崑長老旋浴因便投東邇日勤勵奈何馳想有
在昔王昌齡送李浦寄語小弟以數行啼蘇子瞻
送張瓊作稼說以喻學問傳言于子由此二事共
是子之所常談而誥誦者也我豈好奇哉何以子
所未見書之故事而告之哉可以致思焉九崑者
李浦乎張瓊乎我唯恐不能爲王蘇而已若或侏

遊則雖不爲漁獵亦荒矣或怠倦則雖不無美稼
亦穢矣暴棄者古賢所誡也良馬見鞭影而行我
言不及馬腹必勿班如於太山之陰是余之馳想
也十如者子之講磨朋友也其亦以此語之且聞
文苑英華落於手裏李唐三百歲之鼓吹誰知世
無鍾期哉若有新得者須告我欲聞之時惟雪花
如絲擾亂朔風卒不休忽忽格筆 又書一絕于
紙尾

禪學詞章同一才寒鷄寒鴨合并來祖庭栢樹依

然在文苑英華幾度開

寄男山僧昭乘并詩○昭乘
號松華堂

高野大師以後以善書名世者道風佐理行成蒼
生口銘古今不刊何得勞屑吻乎至于能盡則巨
勢氏久矣二百年來周文雪舟其名藉甚雖然近
時往往有乏者不逃蕭翼眼而捧心者難言蓋是
識鑒之所察歟方今松花堂遍照日邊秘密燈下
追畫空畫水之舊蹤有奇有妙出疊嶂重山之新
樣非雲非烟可謂手中之好手况又有除病會理

之道以擬古意為善乎豈唯世俗所銜善書名畫
之所可擬哉茲依余所讀而獲賜管相肖像士峯
圖并詩章數篇一卷咏歌大概一部席上得珍几
案生輝彼隋珠趙璧不得而見之矣只聞其名而
已何寶加之不借蕭眼而識蠶紙不效施顰而得
蛾眉即是真之真者也與世之假古而贗者可謂
霄壤懸隔設使有不贗者魚與熊掌其所欲如何
耳我取此也幸復來書中曲懇懇溢於言表天涯
海角對顏咫尺且添以倭什一首誦之乃覺雖未

可知彼此永訣之孰爲後先然執此書畫以爲它
後軸軸金玉之信於是不堪感荷愈增欣戴非趨
慰吾目而已復使吾玩之適情而不喪志是惠之
厚也寶惜之至傳于兒孫以爲家藏遂摘其歌未
字異響口占以投呈焉
丹青兩幀怡雙卷得此光彩真依抹裝潢展舒床
壁間非常寶玩常常見
寬永十六年孟夏下浣
回酬金地院良長老

蒙手教幸復再三貴恙逐日平復珍重祝祝深雪
寒嚴愈保養多可多可佳作任盛意聊告愚意不
知以爲奈何白氏之老嫗歐公之朱衣今亦有之
歟呵呵猶又被吟索則與皮銀黃鍊可并按歟拙
恙逼寒冷未平只圍爐而已山妻氣宇未得无疾
之藥每日正意來診治療不怠勿被勞遐想惟幸
他事附後信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十終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十終
平卦在重卦中終
...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十目錄

書十

與男恕四篇

初名春勝字子和後改名恕字之道號春齋又稱向陽子

與男靖十篇

初名守勝字子文後改名春德一名靖字彦復稱函三子又號考槃適又稱讀耕子其所居稱欽哉亭或稱靜廬

啓札

甲辰重陽啓惺窩先生

乙巳上巳啓惺窩先生

端午啓大統菴替長老

答偏易啓

初爲大德寺僧後還俗隱淪洛外

與男怨

書十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十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書十

與男怨

涪藩外集一冊盛觀而來就審勞考索而表劍氣
吐兵分之句多可多可見其勤勸亦可喜焉此五
字引之韻府問韻則韻府爲袖裏之書彌有焉函
三謂在外集若不諳內集何云如此哉昨已夜闌
詰且今太早見子之不倦于考搜索求也余甚喜
并向來他日益勉哉涪藩集在二子袖中一填一

篇慰我耳食時過待來此冊盛紙乃還之
書傳一篇并私考共還之電矚警爾於上白及文
祖之處早解得好且私考之中所抄纂恰亦好珍
重珍重乃知良工最苦心愈覺負荷我許多薪柴
肯堂我數間管攝耐以怡悅我它日講舜典末則
復當再覽焉今盛于囊以遺之

書怨也先是講書經作私考書中及此

又

余次向陽二絕句韻用論語事且跋以其趣於是
向陽函三共再和亦用論語字其言公然顯露似
明白不小雖然殆非色裏膠水中鹽歟吾詩已非
鴛鴦綉則無可把金鍼以示焉唯恐詩話以經語
之詩批議于後矣按有借語者有借事者有用字
而不用事有用事而不用意有取義而不取迹有
使意而不使字有異而同有及而合此等之屬蓋
詩人之所用心乎夫如此則美見于外不見所裁
縫丹青煥乎不見其膠水之淡嘗之知冷煖是為

可也彼公然顯露出自口皮邊而不出自靈臺丹
府豈可乎以為如何雖然隱僻鄙雜隘小淫哇之
語言最可掃去勉哉勉哉

又

今且鮮鮎贈來可即可矣以製之昨夜待歸自
彼亭然過一更被睡魔燒被聚蚊迫而入幃中因
命門番令告知之彼座久而更僕歎奈何奈何昨
晡電頃往訪留守見兩孫而橐龜以安我意今日
風雨還從山莊時聊勞我想只埃少乍晴耳事事

附後辰草草

與男靖

手書周覽滿慰多多就審昨雨竟日勞遐想然氣
宇不惡頗為遊慰云云多可多可今日快晴滿庭
草木宜悅怡目下病後痛痒如何前後通亦佳否
催歸雖任其意而速晚而還亦可也歟然與母胥
談而亦可也已兒女寄書若不倩人而如此亦可
也歟拙眼少差復不以為苦煩安其心耳春齋夙
趣棠陰未還姑此不悉

殿前櫻華雲乎雪乎風外之杉相映乎病後勿
欲作詩也幸幸

目疾如何勿看書勿苦吟勿及夜深只願樵談漁
話山雲海月之趣可而已特勿談世事

又

疇昔所問龍虎事倉卒所答陰陽非悟歟龍陽虎
陰故有龍火之候乾為龍本是陽也設雖水物然
陰中陽耳鉉演所煉亦是身中水火而津液為水

温煖為火伯陽借之為坎離為龍虎為鉉汞皆是
脩養家假託之言耳此事雖不及告諭然昨曠以
虎為陽歟否我言如此否即今偶忘之故及此明
日姤女之解可引焉乎早早

陰陽元是一氣且有陰中陽陽中陰又陰陽互
為父子為母子為祖孫生生變化不息亦是可
以考之

又

阿母無恙爾無恙少妹無恙聞而悅之犯風濕嬰

霍亂共可以慎耳拙與恕也皆無它勿勞其意可也今日亦想像闕庫如郝腹且有逐鼠之聞須守顏氏護書之訓勿效求其氏之所為若有穴則以厚板塞之道雲等不有懶也可也源流裝飾成而到脫紙光餘葉云云
先日返圃隱干的生彼日相達昨與恕也已對話了
又
圓鯉覽了就審珍重珍重明日朔禮我可登府

春齋可留守然則飯後可遣擔夫孃與妹須歸來矣午時歎晚時歎再可馳喚丁比其至也卿亦可還耳其間書冊以外好能收藏焉思之思之此意宜傳于孃可也風聞鮮人入府在來月四日平云云計日以待之未知果然否藏書之事莫作念忙
昌姓又
陰晴摸稜天公欺人况人乎時勢粧滔滔皆然可嘆已晒書奈何蟬猶可也鼠豈不可也兒輩僮奴裂破亦不可也被風剛吹而片楮隻葉散失亦不

可也思焉思焉今晚向母歸否卿竟晒了歸可也
歟我座右晝則蠅營營不可掃盡夜則蚊啾螿入
而不已特炎蒸鬱鬱起臥不耐繙書雖不桀然
昌披消日六月晦日

國俗此日被解我無可以校者既後也久矣春
齋亦趣干系處傳言干阿母及妹可也

又
片牘入手知爲無事而慰我方寸且贈鰻魚即炙
可食之今日可訪巢雲事宜任其意傳我語封勝

紙筆與余自行何異哉詳告彼可也加藤氏之事
亦可隨便宜但殘暑脩程須不容易矣亦是可任
意無必可也萱彌無它足以怡悅余亦氣宇恰好
莫勞遐想又題疎雨滴梧桐賦一絕可附後便耳

然夷則十日

秋露滂沱妨於晒書頗勞緬懷如何聞素安來語
眼疾漸復初已十之七八不白而彌如日月蝕之
更又光明也以悅以祝且腹肚按摩其所應于手

亦稱和平也而腹形亦佳云爾我聞又欣欣然父
母常念子浮屠猶云况於吾輩乎思之勉之武伯
之孝不可忘也安也今日歸旅亭可持藥箱來然
則不可趣其地云云母只妹只傳語可也勿被霖
濕犯可也餘勤道雲口吻而已夷則二
十二日
飲食保養精神畜惜所思在此耳
手書周覽孝不可須臾離也以爲慰在別業親
子無它珍重珍重可信宿歎之告報亦可任其意

而已傳語北堂可也老夫與向陽共無恙勿勞還
想想像烟霞草木之萌動和風吹煦之時節使人
開鬱適情亦所也乎或招朋友于詩仙堂中亦不
爲不可也惟其疾之憂則人之親所常憶也其色
之難則人之子之所不可忘也不可不思焉若有
事則可召之莫訝恠釋編河圖洛書之說一閱歸
來可以語之

小娘在雜若此地同居則只今在山莊而團圓
滿座然少之杳思不忘親子之情天性也如何

又

昨夜淋漓雖可催花而冷氣襲人則其地奈何今
且無它否待報平安我未移居故竈煙少戶屏疎
則風濕曉冷中體否此事夾於懷宜審宜保而戶
稗編一冊來達見河圖洛書共與相通但洪範不
以爲洛書云云是奇說也子既見否明白登府
亦可也不登亦不爲不可也朔日孔邇可任其所
思雖然春齋語我云北堂氣宇蒙蒙飲食無味歟
甚勞我心須勸誘奉持棗龜有疾儀禮士真禮附

朱畢有誤字待立白還可刊正耳此一封附北堂
去當相達之正開念七

子今回咳後須保衛順養而可也莫侮疾痰慎
之慎之亦可以告北堂而傳語而已

以上十通自寬永未歷正保至慶安之間所
示靖也頃年怨也既居別舍靖也同居陪侍
然或從母氏休憇於別墅以點檢藏書曝風
掃蟬或先生在別墅靖留守本宅者時時有
乏且靖患眼逾年藥療灸治又使按摩者素

安捫腹辟痼書中件件及此等之事

啓札

甲辰重陽啓惺窩先生

信勝頓首再拜謹啓上茱萸經霜爰記漢宮之事
蟋蟀在戶忽詠豳風之詩自匪四時循環垂見九
月來復冀惟廣胖窩昨水公胸宇灑落眼界高明
冷泉却勝菊潭知者樂仁者壽間居無念楓殿用
則行舍則藏歌之嘆之刺今述而信而好古濂谿

精密明道超邁有德有言伯夷清廉下惠和敦爲
師爲法已得千歲不傳之妙又勵百世有興之風
僕互卿難言陽里病忘三陽未及雖無種植待兩
而生一見爲歡庶乎禾穀遇秋乃熟聊呈尺素忝
賀重陽不宣季秋上旬日信勝頓首再拜謹啓上
廣胖窩昨水公閣下

按慶長九年甲辰八月先生初見惺窩其年重
陽呈此啓札惺窩寄書謝曰重陽之賀啓格律
切密可喜矣第懼推獎頗過當恐縮可堪乎

乙巳上巳啓惺窩先生

林忠頓首再拜謹啓上長安之水三月三日天氣
惟新山陽之亭一觴一詠幽情以暢魚躍于桃花
浪鶯舞于柳條風時已姪茲物亦何異共惟惺惺
窩欽夫閣下君子歟君子吾師乎吾師雖語無極
太極之微非陵小學太學之節道外無文文外無
道出入孟韓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左右朱陸隱君
求志豈唯避亂去危教誨誘人便是開來繼狂或
發諸儒之未發者其識量也或思群賢之所思者

其體製也不入揚不入墨不入老不入佛不攻異
端以傳舜以傳禹以傳湯以傳文以明我道於戲
盛矣惟其快哉僕生年北三身長五尺見于汝之
光庭坐子浴乎沂之曾點服成卓爾下風祝以上
已不宜暮春初三林忠頓首再拜謹啓上惺惺窩
欽夫閣下

惺窩曰上巳之賀啓奇麗拭目又曰上巳啓吟
誦樹目前其所慕效四六唐歟宋歟抑亦元歟
云云

端午啓大統庵替長老

萬壽菖蒲既醉既飽介國君福百鍊銅鏡是順是
行近天子光仲夏時哉佳節名在共惟大統丈室
和尚緇林翹楚叢社髦英或時敲氷煮茶或時指
鼎驟句青山上流水下俯察仰觀果園後場圃前
經行遊戲篋中携語錄案上見稜巖似乎高安禪
熟文熟詩熟譬諸永叔看多做多量多千仞鳳翔
東山九霄鵬徙南海僕五濁塵俗一介寒儒望其
附翼攀鱗吾輩之志所以受業解惑學者有師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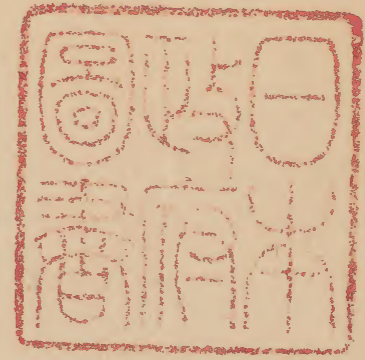
呈烏絲式祝鶴筭不宜端午信勝頌首再拜謹啓
上大統丈室和尚侍衣閣下

按此可爲啓惺窩之前比及弱冠之作

答偏易啓 寬永元年作

道春回啓今茲月正元日偏易丈人製四六一
篇以見示焉有來儼王無以報瓊雖然規枕不
可止也遂復書云

兩三箇竹道人對花裏山北四番風處士占梅邊
屋歲寒之盟豈寒也正陽之日載陽哉夫惟其落



落襟期温温王立佛果錄一百則譬諸蕙草罷參
 老子書五千言應無荆棘生石早雖考之如彼今
 而念亦在茲觀音比孝經咲殺皇侃之陋暗華嚴
 消艮卦勘了茂叔之發明想其則枝葉實相合以
 為同根顧予只桃李杏雖接元是異木賈島有鳥
 宿樹街中春雪馬蹄入家呂望非熊坐景窓外曙
 霞鸞聲出谷用捨由人由世進退以道以時聊報
 鷗朋爰賀雞且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十一終



